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1.020

#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考论

肖婧<sup>1,2</sup>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江户时期《世说新语补》;日本江户“世说体”小说;传播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 I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1-0167-10

《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编撰体例和记述方式成为后世争相模仿的对象。自唐代开始,仿“世说体”小说便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文本群。明中叶以降,更掀起一股“世说热”。明代士人仿“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现象,始于弘治,盛行于嘉靖、万历、崇祯时期,持续到明末清初。其中,嘉靖中期出现了两部较有份量的“世说体”小说,即嘉靖三十年(1551)刊刻的《何氏语林》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刊刻的《世说新语补》。这两部作品在明清“世说体”小说中成书较早,在内容、体例和风格上均体现出刻意模仿《世说新语》之意图,为之后的“世说体”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

《世说新语补》一书在国内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但对于其作者却存在异说,有人认为是何良俊,也有人称是王世贞,还有人认为是凌濛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为“盖明季

作伪之习”<sup>①</sup>。因受其权威性之影响,后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认为《世说新语补》乃“明人改刊旧书之通弊”<sup>②</sup>,由王世贞删《何氏语林》而得之伪作。今人袁行霈与侯忠义在《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称:“《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此本即何良俊《语林》,托名王世贞删定,并改题新名《世说新语补》。此盖刊刻者所为。”<sup>③</sup>宁稼雨则认为《世说新语补》其“内容除《世说新语》外,仍未脱《何氏语林》,故还应署何良俊为妥”<sup>④</sup>。由此可见,对于《世说新语补》的作者,及此书与《何氏语林》的关系,目前仍异说纷纭,尚无定论。

《世说新语补》一书虽在国内常被视为伪书,致使学界对其评价不高,但其东传日本后,却掀起了一股“世说热”。其标志之一便是在江户时期对《世说新语补》的注释、考订、辑佚、仿作等有五十余种之多<sup>⑤</sup>,这在整个中日小说史、中日文化交

收稿日期:2022-03-03

基金项目: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委托项目(GB003);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JD045)

作者简介:肖婧(1981—),女,湖南长沙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日古代比较文学及海外汉学研究。

①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1222页。

②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91页。

③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④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03页。

⑤张伯伟:《日本世说学文献序录》,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

流史上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故笔者兹对《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版本以及接受情况作一考察,并由此对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 一 明清“世说体”小说在江户时期的传播

日本经历了群雄割据、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后,进入政治上相对稳定由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江户初期,幕府政权与我国在思想、文化交流上互动频繁。历代幕府将军十分注重阅读汉籍,且将儒家经典奉为治国之圭臬。因受到幕府将军的支持,江户时期亦出现了一批倡导汉文学的儒家学者。这批汉学家致力于汉籍翻译、训诂和句读,为汉文学在下层百姓中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江户时代是汉文学在日本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此前平安时期依靠使节、僧人携带汉籍回国的做法,已远远无法满足江户时期人们阅读的需

求。因此,在江户时期,汉籍已作为一种商品通过中日两国的商务贸易往来而输入日本。

江户时期,中日贸易往来的通道仅留有长崎一港。因此,通过长崎输入日本的汉籍都须经过严格的检查,且将其贸易往来的具体情况记录在《赍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账》和《入札帐》等账簿中。但这些账簿并未完全保存,我们仅能从留存至今的史料中,窥探流入日本的《世说新语》及《世说新语补》等“世说体”小说的情况。

### (一)《赍来书目》

《赍来书目》为入港唐船提交货物目录时制作的船载书籍目录<sup>①</sup>。今从《赍来书目》中所标记物品的入港年份、船名、书写人以及规格(部套数量)等信息可以看出当时流布于日本的中国书籍等,这有助于我们管窥书籍的发展及传播情况。以下列出四部在书目中所发现的与《世说新语》相关的书籍。

表1 《赍来书目》所见《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船名	记录人	入港年	书名	规格
西四番船	不详	享保元年(1716)	《今世说》袖珍	廿一部一套
第二十五番广东船	黄瑞周 杨叔祖	享保二十年(1735)	《世说补》	一部
己卯一番船	不详	宝历己卯年(1767)	《明世说》《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十套

### (二)大意书

“大意书”初现于元禄六年(1693),乃幕府指派专门官员对书籍进行内容检查时,由专门官吏撰写而成。“大意书”即书籍的内容概要,具有书籍题解之功用,为书籍的审查提供了便利。目前,在《舶来书籍大意书戊番外船》(1754)中可见所有书物的题解大意。该书共四册,第四册中便详细记载了《智囊补》《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及《何氏语林》四本与《世说新语》相关的作品,兹移录如下:

(1)智囊补 二部各二套十二本 且每部有脱纸二张 内有一部二卷缺

《智囊补》二部各二套十二本 但每部有脱纸二张 内第一部缺二卷 右为明朝冯犹龙(按:即冯梦龙)编辑,该书论定古今之君臣、处士及女流之智,采诸家之说而为上智、明智、胆智、术智、捷智、

语智、兵智、闺智、杂智等十门。在总叙中,每门之首均附评语,原本依时人所需而增补为二十八卷。

(2)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六本 且脱纸无 朱点入

《世说新语》一部一套六本 无脱纸 有红笔圈点 右为刘义庆采集后汉、晋之间的佳言清谈之作品,按类分为德行、文学、方正、品藻等三十六门;在梁刘孝标之注释后,又附上明刘辰翁及明王世懋的评点原本八卷,与明王世贞所集合《何氏语林》较雅驯之内容及《世说新语》之门类而成之《世说新语补》四卷,该书由明代张懋辰校订,嘉靖三十五年刊。

(3)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六本 且脱纸无 朱点入

<sup>①</sup>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世说新语补》一部一套六本 无脱纸 有红笔圈点 右为王世贞取刘孝标注本及刘义庆原本删补,又按《何氏语林》较雅驯之内容类增而成。二十卷内,每卷之眉批处,录有刘辰翁、李卓吾与王世懋之评语。万历八年刊。

(4)何氏语林 一部一套十本 且有朱点并用朱墨书 内一本为写本 脱纸无

《何氏语林》一部一套十本 有红色圈点和红色墨迹 内附写本一本 无脱纸 右为明朝何良俊撰注,是书仿效刘义庆《世说新语》,列入由两汉至元代之正史传记,广收除刘氏所收轶事外,所至里寓外,尚渔猎文学行义之渊源;辑凡二千七百八十余事。分德行、政事、方正、识鉴、自新、宠礼、排调、仇隙等三十八门类,并加以注释,共三十卷。

从上述引文可见,“大意书”对书名、书籍部套数量、保存状况以及书籍内容均有详细记载。从其对书籍大意的题解内容,可知当时书写者对该书的认识与判断。如在记录《世说新语补》和《何氏语林》时,均明确提及承袭《世说新语》原典之特征,可见书写者已经观察到三者之间的联系。而在对《智囊补》的介绍中,却并未提及其与“世说体”之间的联系。此可以认为时人对于“世说体”作品已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这种判断标准的形成,必然是建立在相当熟悉《世说新语》的基础之上。

### (三)长崎会所交易诸帐

当书籍获批入港后,为了方便商人在未见其

实物之前可进行投标,便需对书籍名称、数量、特色及好坏情况逐一进行详细记录,这种摘记成册的账册即“见帐”。当竞标完成后,投标商将其中标书目价格与得标商记录成册,即《落札帐》。

今可见《落札帐》中收录有四笔与《世说新语》相关书目,包括:(1)《世说新语补》一部两包八册“十三钱 吉井屋”“十二钱三分 今村”“十二钱 永井屋”;(2)《何氏语林》一部二包五本“二十六钱 永见屋”“十钱二分 安田屋”“八钱六分 菱屋”;(3)《智囊补》“二十六钱 铁屋”“二十钱 安田屋”“十八钱五分 永见屋”;(4)《世说新语补》一部“十四钱 菱屋”“十钱 铁屋”“五钱五分 永见屋”。而书籍交易时制作的所谓“书籍元帐”,主要为长崎会所的官派人员制作而成。现已知十三册账簿均藏于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为幕府末期之遗物。表 2 将列出其中收录与《世说新语》相关书目之明细。

### (四)《商舶载来书目》

《商舶载来书目》是由第五代长崎书物改役向井富于 1804 年编撰而成,分作五册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向井富依据“大意书”之字号分类方式及内容,将元禄六年(1693)以后的渡日书籍视作“新渡书”,而对于元禄五年以前已传入之书目,并未加勘查。《商舶载来书目》因保留了当时书籍进口的大致状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日本士人对中国汉籍的关注与需求程度,以及汉籍被当时日本所接纳的情况,由此可间接推知其于江户时期的流行程度。从该书所收《世说新语》及相关作品传入日本的情况,便可了解当时日本人对其喜好程度。

表 2 《书籍元帐》所见部分《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时间	元帐名	条目
弘化二歳己丑五月(1845)	《辰四番船五番船六番船七番船并辰歳新渡》	三拾目 式拾五匁 永见屋半兵衛 三十四一 何氏語林 一部一套 式拾三匁 式拾六匁 鏡屋右一郎 四十六一 智囊補 三部各二套 五匁 拾四匁 ひし屋平吉 百七一 世說新語補 一部一套
弘化四歳末八月(1847)	《午四番船同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船未壹番船書籍元帳》	六拾目 拾貳匁 智囊補 小本 五部各二包(午七番船)
嘉永三年戊五月(1850)	《西五番船同六番船同七番船天草船難書籍元帳》	壹匁五分 新渡 世說新語刪 一部一包(西五番船) 拾貳匁 智囊補 一部一包(西七番船) 壹匁五分 世說新語刪 一部一包 和泉守様(朱)(西五番船)

由凡例可知,其所收书目起于元禄癸酉年至享和癸亥年,即公元 1688 年至 1803 年,这 116 年间日

本书籍的流入情况由此得见。其中所载《世说新语》及相关作品统计如表 3 所示,共计十五部。

表3 《商舶载来书目》所见《世说新语》相关书籍一览表

字号别	时间	书名	规格
智字号	享保十六辛亥年(1730)	《智囊补》	一部二套
	宝历十庚辰年(1760)	《智囊》	一部一套
加字号	元禄九丙子年(1696)	《何氏语林》	一部二套
多字号	明和二乙酉年(1769)	《大唐新语》	一部一套
良字号	享保十一丙午年(1726)	《兰畹居清言》	一部一套
久字号	宝历十庚辰年(1760)	《皇明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
	正德元辛卯年(1711)	《玉堂丛语》	一部四本
几字号	天明三癸卯年(1783)	《今世说》	一部一套
	宝历十二壬午年(1762)	《明世说》	一部一套
美字号	正德元辛卯年(1711)	《初潭集》	一部四本
	宝永七庚寅年(1710)	《说苑》	一部四本
志字号	享保五庚子年(1720)	《世说新语鼓吹》	一部一套
	宝历四甲戌年(1754)	《世说新语》	一部一套
	宝历十庚辰年(1760)	《世说新语补》	一部一套
	宽政七乙卯年(1795)	《焦氏类林》	一部二套

由表3可见,从元禄九丙子年(1696)至宽政七乙卯年(1795)的一百年间,许多“世说体”小说陆续传入日本。除《大唐新语》《世说新语》《说苑》为早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小说外,其余作品多为明代涌现出来的“世说体”小说,如宝历十庚辰年(1760)一年间便同时传入《智囊》《皇明世说新语》及《世说新语补》三部作品。从书籍传入日本速度之快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幕府将军对禁书令采取延缓策略,促进了书籍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书籍的流通。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日本人对于小说需求量的增加。尤其像“世说体”这类形式短小精悍,文字浅显且妙趣横生,易于掌握的小说,更成为日本人学习汉文的入门级阅读材料,因而被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世说新语》及“世说体”小说通过与日本的船贸交往,已成为一种商品大量传入日本,逐渐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透过上述船贸交易中留下的史料,我们可知当时日本人对《世说新语》及其仿作的阅读需求量之大,《世说新语补》等著作在当时深受喜爱的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 二 和刻版《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流播与版本考论

江户时期,随着《世说新语补》的输入及在当

地被大量翻刻,汉文学家、驻长崎的唐通事、汉语学习者以及日本国学家们争相购买。大矢根文次郎曾对此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客观地解读。他认为:

首先应指出的第一点是,处于文艺复兴期之际汉文学的兴盛。德川家康在开启幕府统治江户之际,领悟到从马背上打下的天下还需通过文教政策去巩固。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文教复兴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奖励作为教学之根本的儒教,三百诸侯也仿效此法,因此汉文学勃然兴起。各种典籍的输入,翻刻的流行都促进了这一契机的出现。<sup>①</sup>

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析,开创江户幕府的首位大将军德川家康,在开国之初为了巩固其政权,便仿效当时执东亚之牛耳的中国的治国之策,从上至下独推儒教要义为政教策略之首务。因此,江户时期的汉文学才得以勃兴。汉籍作为商品大量输入日本,同时印刷业的兴起,也促使翻刻汉籍之风盛行。

关于和刻版《世说新语》和《世说新语补》等书在日本的流播情况,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一书有所记载,曰:

1.《世说新语》三卷 宋刘义庆撰 梁刘孝标注 宋刘辰翁评 天保二年官版

<sup>①</sup>大矢根文次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世説新語について》,《世説新語と六朝文学》,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笔者译)

六册

2.《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明何良俊  
撰 李贽评 王世贞校 张文柱注

(1)刊本 10册

(2)元禄七年修版刊本 10册

(3)京都林九兵卫刊本 10册

3.《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明何良俊  
撰 李卓吾批点 王世贞编 王世懋批 张  
文柱注 户崎允明校

(1)安永八年刊 京都 林九兵卫  
10册

(2)后印本 10册

(3)京都 石田治兵卫 10册

4.《世说逸》冈井孝先,大冢孝绰校  
宽延二年刊本(江户 前川六左卫门)

1册<sup>①</sup>

从江户时期翻刻版本数量可见,《世说新语补》的翻刻次数远远超过刘义庆版《世说新语》,《世说逸》一书则是将辑刊《世说新语补》被删剪的二百五十二章内容重新编辑而成。

江户时期日本人对《世说新语补》的文本进行注解、抄补或音译等研究的著作更多。据《江户汉学书目》著录,共有42种之多,实际数字当超过此数。笔者就目前已知书目列示如下:

(1)《世说新语补麟》二卷 冈白驹  
撰 宽延二年(1749)三月刊行

(2)《世说误字误读订正》二卷附录  
一卷 大江宪等撰辑 附录为释元昭撰、  
三野腾轨辑 安永三年(1774) 京都林兵  
卫等刊本

(3)《世说新语补考》上下两册 桃  
井源藏著 宝历十二年(1762)刊

(4)《世说新语补国字解》五册 穗  
积以贯著 宝历十二年(1762)刊

(5)《世说钞撮》四卷四本 释显常  
撰 宝历十三年(1763)刊

(6)《世说钞撮补》二卷 释显常、泽  
田永世同撰 明和八年(1771)刊

(7)《世说新语补索解》二卷 平贺  
晋民撰 乌邦利子昌校 安永二年  
(1773)刊

(8)《世说误字误读订正》二卷附  
附录一卷 大江德卿、井出万年著 安永  
三年(1774)刊

(9)《世说钞撮集成》十卷 释显常  
著 天明元年(1781)刊

(10)《世说音释》十卷 恩田仲任辑  
矾谷正卿校 享和二年(1802)刊

(11)《世说订疑》三卷 恩田维周撰  
未见

(12)《世说匡谬》二卷 释显常撰 文  
化七年(1810)写本(尊经阁藏)

(13)《世说启微》二卷一本 皆川淇  
园注 男允校 文化十二年(1815)刊

(14)《世说讲义》十卷 田忠颐撰 文  
化十三年(1816)刊

(15)《世说笺本》二十卷十册 秦鼎  
著 共有四种刊本

①文政九年(1826) 沧浪居刊本  
十册

②大阪 河内屋茂兵卫等刊本 十册

③名古屋 永乐屋东四郎等刊本  
十册

④名古屋 美浓屋伊六刊本 十册

(16)《世说解摺拾》二十卷四册  
钞本

(17)《世说解》三卷一册 钞本

(18)《世说笔解》四册 野村公台撰  
未见

透过以上著作,可发现江户时期的学者文人对《世说新语补》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与研究。而刘义庆版《世说新语》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仅有冈井孝先仍欲通过将《世说新语补》所删二百五十二章之内容辑集为《世说逸》一书出版来复兴刘义庆版《世说新语》,但大势所趋,其影响甚微。我们可以认为,《世说新语》一书在江户时期的影响力逐减,当时的文人学者热衷于通过自己的语言训解、音释《世说新语补》之文本,且企图在《世说新语补》以及一些持渡书之上,进一步进行补抄之工作。

此书刊行后,几经翻刻,版本繁多,流传甚广。现日本仍保留了此书的诸多明清版本,后元禄七

<sup>①</sup>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書院2006年版,第144—145页。

年(1694)还产生了和刻本,安永八年(1779)又出现了和刻本之“校正改刻”本。诸本之中,安永版在江户时期流通最广。关于和刻本《世说新语补》之研究现状,在稻田笃信的论文《和刻本〈世说新语补〉的三种手批本》<sup>①</sup>中有详细介绍。和刻版《世说新语补》的元禄版和安永“校正改刻”版,皆由京都林九兵卫刊行。该和刻本内题均被冠以对日本近世影响甚大之李卓吾之名,题作“李卓吾批点”。至于和刻本究竟以明末何种版本为底本刊刻,目前尚无定论。王能宪在《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中,曾介绍了《世说新语补》之七种版本,其中对“万历十四年(1586)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做了一定介绍,所谓“此本卷首有焦竑序……焦序后复有王世贞、陈文烛、王世懋序,又有刘应登、袁褰、董弅、陆游等《世说》序跋,以及文徵明、陆师道等《何氏语林》旧序。序后又有《凡例》十则,并附《释名》。卷末有王泰亨后序。此本在日本亦颇为流行,安永己亥本即据之翻刻”<sup>②</sup>。

但是,在日本的和刻安永版中并无焦竑序。若依据王能宪所述,安永版极有可能为删去焦竑序之版本。又据稻田笃信先生之调查发现,收录焦竑序的李卓吾批点本有以下两种:

(1)台湾大学中央图书馆所藏二十卷十册《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

(2)天津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刻本《李于鳞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附释名一卷》八册

中国台湾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的焦竑序与王能宪所引有异文。而天津图书馆藏本卷首则以“李于鳞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之一”为标题。书中多处将著作者名“李卓吾”改刻为“李于鳞”。极有可能为书商假以李于鳞之名,以图销售之便。可见,收录有焦竑序的李卓吾批点本均有一些不同的传本。

另外一条线索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十册。此本封面题为《世说补》,正文前依次有王世贞序、王世懋

序、王世懋再识、陈文烛序、凡例、目录、附释名。卷首题“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之一”,其后为“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明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李贽批点”“张文柱校注”。卷末有王泰亨《题世说新语补后》。此本与和刻安永版相似度极高。不过,此本无和刻本中的旧序旧跋,亦无焦竑序。正文部分与和刻本大致相同。另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籍综合数据库中记载,此本出自服部文库,为服部先生家藏书籍之一,对服部南郭后来之仿作《大东世语》影响甚巨。

那么《世说新语补》在删取《世说新语》与《何氏语林》二书时又有何特点? 门目调动又遵循何种原则? 删定者王世贞在《自序》中云:“盖《世说》之所去,不过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则不过十之三耳。”<sup>③</sup>笔者选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版《世说补》,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及何良俊《何氏语林》四库全书版为调查对象,对其删取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4。

由表4可见,从刘义庆《世说新语》与何良俊《何氏语林》编入《世说新语补》的故事共有1367则,来源于《世说新语》正文的804则,占《世说新语》正文总比约为71%,即删去《世说新语》原文的29%。另选取《何氏语林》正文中563则,占《何氏语林》正文总比约为20%。与《自序》之言合若符契。

根据《世说新语补》所取书目比例来看,该书仍保留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精华。首先,删除了《何氏语林》的“言志”“博识”两门,保留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门类及其排序原状。其次,相对于《世说新语》来说,不仅对正文有删调,也对刘孝标注文中内容有所运用。如把注文调动后采入正文,或直接把注文纳入该篇正文。正如张文柱《凡例》中所云:“原本惟录正文,故己见《世说注》中而《语林》复载者,什不下二三,并以入选,失检矣。今删之。”<sup>④</sup>即这些故事原为《何氏语林》所载,被采入《世说新语补》中,张文柱在

①稻田笃信:《和刻本世说新语补的三种手批本》,李由译,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5—50页。

②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③《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

④《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

重新补加注文时,将重复的部分删掉,且数量不少。最后,从《何氏语林》中所取轶事之时代分布可见,两汉 74 则、魏晋 140 则、南北朝 189 则、隋

唐 106 则、宋元 55 则,其中 403 则轶事偏重于魏晋六朝。由此可见,《世说新语补》所取轶事中的大部分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时代相合。

表 4 《世说新语补》之各门类删取情况统计表

门目	《世说新语补》篇目总计	取自《世说》篇目数	取自《语林》篇目数
德行第一	78	34	44
言语第二	112	71(排调一则调入)	41
政事第三	28	16	12
文学第四	106	76	30
方正第五	60	37(赏誉一则调入)	23
雅量第六	51	27	24
识鉴第七	34	20(容止一则调入)	14
赏誉第八	153	112	41
品藻第九	76	60(德行二则调入,文学二则调入)	16
规箴第十	43	18(栖逸一则调入)	25
捷悟第十一	14	6	8
夙惠第十二	32	17(方正一则调入,言语八则调入)	15
豪爽第十三	19	8	11
容止第十四	45	32	13
自新第十五	4	2	2
企羡第十六	18	4(任诞一则调入)	14
伤逝第十七	29	15	14
栖逸第十八	39	12(任诞一则调入)	27
贤媛第十九	40	29(言语一则调入)	11
术解第二十	20	9	11
巧艺第二十一	16	11	5
宠礼第二十二	21	6(文学一则调入,规箴一则调入,赏誉一则调入)	15
任诞第二十三	61	37	24
简傲第二十四	34	12(方正一则调入)	22
排调第二十五	71	45	26
轻诋第二十六	52	28(方正一则调入)	24
假谲第二十七	14	12	2
黜免第二十八	8	4	4
俭嗇第二十九	5	4	1
汰侈第三十	11	5	6
忿狷第三十一	16	7(贤媛一则入忿狷)	9
讪险第三十二	3	2	1
尤悔第三十三	13	9	4
纰漏第三十四	19	7	12
惑溺第三十五	14	5	9
仇隙第三十六	8	5	3
总计	1 367	804	563

“世说体”小说这种分门别类的特点极具开放性。作者可根据自我欣赏的价值旨趣来重新删减或增补,这种相对宽松且流动的特征造就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众多“世说体”小说。在《世说新语补》中,我们便可以发现,有二十几例从其他门类调入的案例。其中,“言语”一门的调出最多。从“言语”一门中调出八则轶事入“夙惠”一门。其

次,“品藻”“宠礼”两门中,均有多处从其他门类调入之情形。此种调出、调入之情形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作者因对同一事例所表现出的不同价值取向而导致判断的差异。如下例所云: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

保身之道不足。”(《世说新语·栖逸》第2则)<sup>①</sup>

此则轶事收录于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中第二条,《世说新语补》将其调入“规箴”一门中。《何氏语林》则选取其注文中内容,即孙登规劝嵇康用光而勿用火之轶事,放入“识鉴”一门中。由此可见,不同的作者或编者,由于对于同一事件的观照角度不同,所持看法也不尽相同。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版《世说新语补》为较早传入日本之版本,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版本内容基本延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之编撰风格,不仅保留了原书三十六门类,且所取轶事大部分集中了《世说新语》之精华部分。时间跨度上虽比《世说新语》之内容有所延伸,但仍将轶事之重点集中在与《世说新语》相近的魏晋六朝。此外在内容上增补了主要体现仁、义、礼、智、信、忠、孝、廉等传统儒家思想之轶事。

作为《世说新语》的续仿之作,《世说新语补》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编撰风格上都延续了“世说体”小说的基本特征。因此,能在日本江户时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而“世说体”这种分门别类极具开放性的编撰方式以及短小精悍且通俗易懂的叙事风格,也吸引了日本的文人学者们开始模仿“世说体”之编撰风格,编写日本版《世说新语》。

### 三 日本“世说体”小说《大东世语》对《世说新语补》的接受

《大东世语》是日本江户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汉文“世说体”小说之一,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其作者服部南郭为日本江户时期的大儒,师从日本古文辞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该派在文学训读上重六经等汉文原典的直读。因此,服部南郭也花大气力在研读和汉典籍上。他熟读了《本朝文粹》《古事谈》等多部日本古典文献,而《大东世语》中所收录的许多轶事正源于这些典籍。

在学术思想上,服部南郭也深受其师荻生徂徕学术思想的影响,将其思想始终践行于自己的诗文创作之中。荻生徂徕认为人性只存在“气质

之性”,且“气质之性”本质又是多样性的,为人力不可改之。他称:

气质由天秉得,由父母所生。所谓变化气质乃宋儒妄说,责人以不能之事,勉强之至。气质乃决不变化之物,米恒为米,豆恒为豆<sup>②</sup>。

可见,徂徕的人性观是从人的个体差异出发,首先应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人不仅外貌不同,天生的个性也不同,其次,强调人的个性不可任意改变。正是秉持着这样的人性观,在江户时期的众多儒家学派中,唯有荻生徂徕创立的古文辞学派对《世说新语》一书推崇备至。这与《世说新语》中所呈现出的人性的多面性当有密切关系。

《大东世语》刊行于宽延三年(1750),共分为两册五卷,收录了自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的三百五十四则名人轶事。其模仿《世说新语》之体例,将收录于《三镜》《江谈抄》《今昔物语》等多部日本古典作品中的故事翻译成古汉文后,分“德行”“言语”等三十一类编撰而成。与《世说新语》所设三十六类相比,少了“自新”“俭嗇”“汰侈”“谗险”及“惑溺”五类。

通过比较分析其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在材料选取方面的特征可见,该书有明显模仿《世说新语补》之痕迹。

首先,在“雅量”一门中,《大东世语》中所记伶人吹笙击退海贼之轶事,与《世说新语补》中刘王乔清啸退敌之轶事颇有几分神似。兹列如下: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遥见,海贼舟拟我至,乃整衣登舵楼上待之。渐次,则徐吹笙数奏,意色萧条,曲音甚苦。贼皆堕泪,更与所得贼物而解去。于时云:“今世尚有刘王乔。”(《大东世语·雅量》第9则)<sup>③</sup>

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吹奏胡笳,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初;向晓又吹,贼并起围奔去。或云是刘王乔。(《世说新语补·

①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16页。

②荻生徂徕:《徂徕先生答问书(中)》,《日本伦理汇编(卷六)》,育成会1901年版,第175页。(引用为笔者译)

③王三庆,等:《日本文学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409页。



雅量》第26则)<sup>①</sup>

以上两则引文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遣词造句上,都可见服部南郭模仿《世说新语补》之痕迹。两则故事中之主人公均通过吹奏乐器感化敌人,令其思乡而返。此种面对险境,不用武力,而仅通过所怀绝技便击退贼人的事迹,确实让人拍手称奇。而这种沉着、冷静之气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让人称颂。

其次,在《世说新语补》中,无论是保留《世说新语》之原文,还是据《何氏语林》而增补的内容,都以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形象为基础。其中既保留有王祥事后母、陈遗藏焦饭遗母之孝行,又可见荀巨伯为友不惧死之义行,更可感受到管宁割席、殷仲堪出世后仍能坚守清贫之儒士精神。其余增补的轶事也多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而《大东世语》在思想上与《世说新语补》中所增补的内容趋同,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孝道精神和忠君思想。所涉题材与《世说新语》稍异其趣。如在“德行”一门中,《世说新语》中众多有志之士虽崇信儒家礼法,但不愿过多卷入政治,以至于做出逃避现实、违背礼法之行为。他们希望通过放荡不羁的有违礼法之行为来挣脱礼教之束缚。如王平子、胡毋辅“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一类违背传统礼教之做法,虽仍保留在《世说新语补》中,但却因与日本人所认知的传统儒士形象相差太多而难以为江户时期日本士人所接受,故在服部南郭的《大东世语》中很难见到如此放荡不羁之言行。其“德行”一门共收17则轶事,与《世说新语补》一样,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展开叙述。主要体现了以德报怨,采取以身作教,感化人心之仁义事迹。

罗可性度宽宏,尝有窃刈其园中蔬者,适遇见却避草间以俟其去。又有攘其鸡者,可携壶就之,曰:“与子幸同里闾,不能烹鸡以待子,我诚自愧。”呼其妻拏环坐,尽醉而归,人由是相诫无犯。(《世说新语补·德行》第77则)<sup>②</sup>

群偷夜入安养尼之室,所有都将去,

偶遗一衣于路。徒尼拾来纳尼公,尼公时卧纸被中,乃曰:“渠已以为己物,今虽遗落,不容复有于我,汝当速追与之耳。”徒尼如其言,偷辈惭伏,并置诸物而去。(《大东世语·德行》第6则)<sup>③</sup>

二者均赞扬有德之士亦能很好地拿捏礼教分寸,不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而是以德报怨,通过自己的德行感化他人。而这便是孔子所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的最好体现吧。

在《世说新语》中,鲜有体现“忠”之内涵的轶事,但在《世说新语补》中,则增补了体现忠于雇主之轶事,如:

范巨卿为荆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贫奉亲,变姓名,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值巨卿行部,县选仲山为导骑。巨卿见仲山,惊捉臂谓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与子俱曳长裾,游息太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德隐身。”仲山曰:“侯嬴长守于贱业,晨门肆志于抱关。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巨卿赦县代仲山。仲山以先佣未竟,不肯去。(《世说新语补·德行》第6则)<sup>④</sup>

文中所举东汉时期儒士孔仲山在发迹的同学范巨卿面前表现出毫无惭色,不受利益所惑而忠于雇主的做法,也深受服部南郭的推崇。故在《大东世语》中亦有同类体现忠诚内涵之事例,曰:

平贞时隐身为僧,行脚远地,其实伺察政事得失。至京城南,人出汲者,虽疾贫悴,其容不鄙,乃入乞投宿,终夕语次,因问其旧,主人凄然曰:“昔尝仕朝,遭谗除名,乃今如是。”问其曲悉,即久我源内府通基也,客曰:“何不讼谗,白其无罪乎?”主人曰:“白无罪,则不得不辨谗匿,辨谗匿,则不得不顾君过,我不忍也。不德之身,祚衰家亡,亦天命已,又

<sup>①</sup>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八),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第3页。

<sup>②</sup>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第二卷),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第9页。

<sup>③</sup>王三庆,等:《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374页。

<sup>④</sup>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卷一),何良俊增,王世贞删定,王世懋批释,张文柱校注,早稻田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第4页。

将难答?”(《大东世语·德行》第17则)<sup>①</sup>

此种对君主愚忠之思想,亦是江户时期幕府统治者意欲通过对儒家思想中“忠”之内涵的宣扬来建立稳固的君臣关系的体现。

总之,服部南郭在进行《大东世语》的创作时,受《世说新语补》的影响较大。这或许因其深受古文辞学派的影响,将古典主义之学术理念投入文学创作之中,将其发扬光大,同时亦受到儒学与汉学发展之鼎盛时代的影响,虽模仿“世说体”进行创作,却呈现出与《世说新语》不同的时代风貌特征。

### 结语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书在平安时期流入日本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至江户时期,《世说新语》对日本的影响趋于式微,与之相反的是《世说新语补》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世说新语补》作为众多“世说体”小说中的一部,之所以能在日本江户时期得以广泛流播,其中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中日两国商务贸易的发展促使汉籍能便捷地输入日本,并在士人阶层得以广泛传播;第二,

《世说新语补》在体例上既保持了原著门类的划分标准,同时在内容上进行了符合晚明时期儒家思想价值取向的取舍。这也正符合时代发展之需求;第三,在江户时期政治经济相对稳定与繁荣的太平盛世背景下,江户士人有着对中国儒学文化吸收和改造的迫切需要。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其所推崇的人性观,对《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肯定人性的差异性发展到承认人的多样性,与二书中呈现的人的多样性的视角十分契合。当然,在儒学思想统治下的江户时期,江户士人很难做到如《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展现的魏晋风度那般,强烈地反传统、反社会、反儒家,他们在创作和选择素材时,并未彻底地跳出儒家思想之传统。因此,在日本“世说体”小说中仍可看到大量宣扬儒家思想之内容。这样的社会背景与《世说新语补》所产生的明代中晚期有着几分相似之处。在政治经济相对稳定与繁荣的太平盛世之背景下,学术思想相对自由,对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挑战和批判便是日本江户时期“世说热”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Supplement to Shih-shuo Hsin-yu* in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XIAO Jing<sup>1,2</sup>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Supplement to Shih-shuo Hsin-yu* created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s widely popular in Jap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Edo scholars carried out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book including annotation, note supplementation or transliteration, sparking a craze in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Shih-huo Hsin-yu* genre novels.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copy found in Japan reveals that the book basically inherited the style of Liu Yiqing's *Shih-shuo Hsin-yu*, but its content was redact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value and interest, adding a lot of Confucian ideas. The popularity of the book and the *Shih-shuo Hsin-yu* genre during the Edo period reflected the scholarly outlook of the time.

**Key words:** the *Supplement to Shih-shuo Hsin-yu* during the Edo period; Japanese *Shih-shuo Hsin-yu* genre novels during the Edo period;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责任校对 葛丽萍)

<sup>①</sup>王三庆,等:《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笔记丛谈类三》,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376页。